

对 语

李子恒

2020 年 6 月 6 日

因由

必要分裂两个我了，已是太久久地寂寞无人付心交语。又有谁可相诉，又有谁与应答呢？自生一个渴想吐白心声的灵魂，收拢着细纤缭绕的烦思，点点理束，有源来而无终竟，都流去向渺茫的大海。向未名的人写信，无有期求太不可能的回音，如往前无以自答的许多的自问。可除却我，谁更能解我忧惑？不自期，衍出又一客体的灵魂，接纳本我所有的情感的流，水泊渐积，成河成湖或成海，自甘自苦，自可回溯，逆涌洄游。感同了所有心相交杂的情态，反观了所有痴嗔爱怨的由来，这颠翻覆涌的内在，原来是我，怎可是我，必然是我。

近来，读到《少年维特的烦恼》，心善于书信体的写作方式，且无论我是否有笔友这回事，试将日之所感后之所思写入信中，再向某位慢慢叙来，他必知我甚详，通晓我隐秘于字间的种种无可告人，所以，可不必顾忌地兴笔畅言，或多胡乱鄙薄之思亦堪展露。又作别想：若是写向自己，更可通明无误，以日记体写录有何不可？确实，此前记过类同日记的随篇，像是四下漫流的泪水，难寻脉络。许多无来由的思怀，不需自我解释，就这样的“儻而来兮忽而逝”，不足自审自省。当我需向旁人写明何我所见、何作此想，必当梳理逻辑、辨析因果，费一番努力将自己看清，才能平白晓畅地达意，脱离本位而旁观，一点点搭建异别于主观自视的样貌。

接下去，会有怎样的路程，不作预想，且行一行吧。

二〇二〇

（年末或有以作结）。

四月十六

王：

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，不确知你是否姓王，或真否有你这么一个人。借“王”来称你是本着敝姓“李”，此外“王”有更高概率可能作你的姓。且不管此无紧要的事，需再论你的性别，依我所想：若你为男性，向你吐诉情感的细腻心思太显矫情；若你为女性，倘使大谈对另些女子的倾慕，又该怎样的不识趣。故而让我脱越从性别有可引发的愚见，只作两个意识体的交互。今次从简单的认识始，不涉具象的话题。

我呀，实非一个爽落的人，在之后的交往中你会有真切地感受。源自根深的不自信，那种从顶至踵、由内及外的可称全面的自我否定，频繁而又下意识在样貌与智识上进行自我打击。如此确信我是这样一个微末的人：立污灰之上尚无以显亮，伴尘埃而列亦不能出兀。所以，你莫要讶异今后我在种种强烈的渴盼之后仍难抉择而退舍的怯弱。自明了自己的这种性格后，常常陷入忧烦中，这忧烦随时日生长渐渐占有了我所余全部空暇的思想，当我忙完生计和偶尔的兴致后，在平静的环境中放松心神，就会突然的有一股悸动，继而类似绝望的悲绪那么一点点地蔓延开来。你能明白这种感受么，像是内里毫无预兆地被攻破，侵入者肆无忌惮的劫掠美好的留存。啊啊～这些本已无多的遗珍至宝。我常常是这样的自哀，请不要因我的悲观性情而轻蔑我。快乐并非不亲近我，只是我心甘清醒的苦楚，谁又能认同这有如自虐的作为。我告诉你的，你理解也好，费解也罢，但万望你今后能就此追迹我一切行为所暗蕴的来自心灵驱使的蛛丝。

你瞧，我又表现地一点也不为人考虑的自说自话，我希望你了解我，却也未明明白白地坦露造成我这种特性的缘由。所以，让我作个野生的心理医生，向你阐发对自己“病情”的分析吧。我知道，凡后所有事情的成因都能在童年寻到端倪。我的无知岁月可称幸福，在多数时候并未受过父母亲密的管束和严格的教导，向来由着性子自然发展，跟着坏孩子便学坏，那时候做过许多违离道德的事，现今依然时时让我悔改。后来令我改变的，来自我学

龄时的实际监护人——我的大姨母，同样地，也是我哥哥的监护人。约摸在初中时期，我的学习成绩有不小的跌落，她认为是我同小伙伴嬉戏过甚而误了学习，而某一次她发现我正与一些人做着危险的事，便急忙喝止了我且不让我再做同样的事，那之后，我便再未同他们玩耍了。一方面，不能让家人们过多担心，另一方面，我在爱好上面也未能与他们有共识，如此索性就一个人在一小方天地内自在。其后，像是“理所应当”的，我又学习好起来了，只我不能觉察内中有何关联，但也惯习了这样的自我规束。可幸的是，我十分安适于独自的处境，原因是我渐渐耽迷于不切实的幻想（这在我很小的时候便出现了），那所有虚渺的期愿都在专设的梦境中活现，我多么的满足畅怀以致醒来尽是失意，这成了我此后常以狎弄的技巧。每置身于不如意的境地，便将自己与现实剥离，灵魂去往自由的国度，任其何种遭遇都不能伤损我的核心，而负面地，任何幸福快乐的情状都不会切身领受，因我早已远远的逃避了啊。这是我所以为的自身的病灶。

因为悲观，造就了我完美主义的偏向，或可能是反向作用。不能尽善都是错，我偏是这样的极端，稍有差便不会称意。这般的坏脾性只是朝向自己，对旁人至多不与交往，所以我难以维持人数过多的社交，那会惊人的耗费我为存不多的自由精力，我的精神会时时地游离往臆想的美妙世界。怕自己给别人有偏己愿的失望，便从不主动予以承诺，知我的人明白我的口是心非，更多的人想是早已掉转。唉，我说过我是这样矛盾丛生、百纠千结的一个人了。所以，我应当一个人，永远地一个人，至少在这乖违的性子得以好转以前，莫能与人产生过深的牵绊，那种生活一起的牵扯。

好了，我想可以在此结束了，更多话望有机会再言。

四月二十一

王：

我又给你写信了，因为我心里受不住的就要逸出来了，我大概还没向你谈过我的爱以及那份爱而不得的苦痛。

多可笑的，我从未明明朗朗地示意过自己的爱，暗昧地锁闭在心房，谁要是从我掩藏的目光中瞅见殷殷的切望，谁就知我的爱，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没有这样一个人。能怎样呢，见到她后我不自知地交出全部灵魂的自由，我的心神总会为她缭乱。晤一次面，便一次的心血紊错，久久地手足抖瑟。若你见到，定以为这是个帕金森儿了。我尝试去躲逃这命运不含好恶的玩笑，我抗拒地不去想她，刻意地视她陌路，又如何、又如何，山流蓄累后更猛烈的冲发。我无法向你解明这成势的因理，我思维的理性都交代这在无可抑的爱与欲中。

我知道的，不能爱，惟能思念，我秉守思念。譬如一朵花，爱，可以静静地凝对着，在任意的时刻，在任意长的时间。可她非是真真的一朵花，她是真真的一个人呀，我不能傻傻痴痴地呆望向她，她也不会竟毫无恼意地承着我的痴望。哦！愿我是痴，弃忘掉所有礼和先知，直自往以结誓，勿待凤鸟不可期之致辞。恨己不够痴，又不知若痴还否会爱，但就任我思念成痴。

王，你莫信了我，就此认为我非爱她不可，我曾爱过的，不忘的、淡怀的，又有几多你可会知？每每落到现实，怅望着与她的云泥之差，回念一幕幕她的言笑行举，怎可能的相知，没可能的未来。倘使，千万分有一的幸运，而结果，我能预想的，爱会清淡，不复深情，去往相违的岔路。我又如何在这绝望的前途中继续前行。欲求不得哪欲求难得，于漫永的冬日中求盼一朵玫瑰的绽放，在荒漠中。你说，让我如何坚信爱有结果，而我偏爱了无果的初萌的蕾蕊。

别让我时时刻刻想她，已无能明晰伊的容颜，千百个夜里的梦哪，因何从无有她，是我爱非真实切意吧。你且知明，我的爱只是虚妄的构想，焉得确真。喏，这番岂是爱，不过痴念，不过臆造，不过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欺骗，

骗过了我，系我天真系我傻。

希望不会再受骗了。

我真不能叙说下去了，今日我又空空地望着她——娇好的背影行去，心不自持地沦落了。不及待地有一股情绪来袭，故我只能向你吐露，向你揭明我心底久久不能与人说的楚闷，真个也是自讨的苦尝。若你能稍些理解我这不健康的情思，我也能得莫大的安慰了。且到此了罢，祝君安好。

五月十六

王：

近日总忙忙碌碌，我底精神已而八九分地倦怠了，庶几忘乎写信的事宜。便在此刻，我也不欲着心旁底什么要紧事了，静思意怀内早早想说的些些。只是诶，我底思神还未恢复得清明，且外围也杂着点儿喧攘，不晓得可能顺当地表意，所以就允我随漫地清谈呗。

我底脆弱神经，常使我消受着精力不济的困扰，所谓思虑过甚眠寝失安也。我每为目前的微末之事徒生忧怀，事后知其不足道耳，仍无能静心以应，其尤为难堪者，凡一事寄诸心则不可寐也，如此失之多少甜梦。概因历事太浅，心性尚弱，难与人交也久矣。我离这现世愈发地远了。便使与我清暇的时光，任由着去取用，想来也是空然虚费。我底劣性哪，总幻想着予我哪般便会哪般，直欲展一番大作为，待所期之机临身，依旧循着前般似的惰懒过活，嘻，不若让我碌碌至了无剩闲。

我底情事也不再多想了，毕竟身劳胜于心劳，且多思亦是无果，便止馀淡淡的念怀，似蚁行的留痕。那时，许是千万只蚂蚁在心头翻复地爬经，是挠、是啮、是分扯、是掰折、是.....，日日夜夜不停地作弄。梦终然是醒了的呀！我只是暂脱了陷阱，“爱”这一大大底圈套系恢恢乎天网，怎可能疏漏掉我这只涉世不足的雀。逆知我莫须长的余生哪，又得经多少遭自苦不迭的贪恋。

实不好意思，先让你听得我些多的怨词。但好像我不顺意时多且愿言，愉悦时少而无欲言。所以，还请见谅这个只会吐诉负面情绪的小子吧。我待要说，我心里有一种奇怪，对于现实中的殊丽景色，我能目见却乏感应，无以深深体味入心的悦动。不过在别人的笔下有生的文字，有水便能见活流、有山则能望翠峰，或是片叶滴雨，亦能身随风起、心随云去。其钝于真实而敏于虚构，所以我不欲入大千世界而秘寻于心也。但有一出乎例外，靓美女子者则情动，无有别分二、三次元。因着我底眼观远多昏花，见其身形映丽并面颜美貌者实多哉，所遇频为赏悦心目也已。面型尤偏喜其圆者，身型则喜

其非瘦稍腴者，行举喜其不扭捏自然天真者，言笑喜其率性而不落俗者。此外，一切合顺天性而意态由心者皆可见其美也。

天气渐闷热了，躁动的气血使我难以凝神，我的表达也似滞了的，许多多欲言莫知如何去言。我将自己的思想囿于情感之围，而未外延至对生命、对宇宙的深思，我知情的终极是哲思，或某一日从情感的泥淖里脱身转而探寻理性的光。世间一切莫不是物质，其根理一同也，我如何不同视之。你瞧，这算不算得一种开悟。其实，我想从一种宏观的视野审省存在的意义和行为的价值，然立足太空渺，人的整体是没有个人的，我无法代入一个没有我的想像当中。若只从个人推演，起先单一个体的生死是不具意义的，活着，本能而已。而后，当与旁人有了关联，因为旁的人需要你活着，便赋予了你本人存活的意义。这个意义也是生活中种种幸福与苦难之所存，亦是不允人自决生死的道德之枷。如此互相制约，一个群体共同生存的推力。便要就此延及自然，所谓意义皆是人的自辩，自设意义于天地毫无意义。人之意识，便只有从同类中获得共鸣，此外，一切赋之于外者不过自欺。其胆怯在于不敢相信自身于宇宙而言价值的消泯，人因而渺小。却又因其不肯承认身为造化的一时之兴，努力证明自己的独特，人因而可爱。我庆幸作为人而能有思考的主动力，生存之于我是行过、见过，诸般经由此心无所留，愿与天地相通。若能不累于营营，得人生矣。

虽是磕绊，总归是说出了大略，这样的话，平时也难得说，自己想得不明，说得不楚，素来只见过河，未知洋之大也。知你不会在意我的浅陋，是足可高兴的事了。

六月四日

王：

向你道一声好。已是多久未抒发了，这淤积的浩漫情绪啊，壅阻在了喉口，请与我决崩，好让万方的积漩舒然奔畅。

时维孟夏，深夜的风里含着温柔，这渴念中的情人才能予的温柔，更令我无措，心中强烈的想像，直想到了绝处，我还能拥有什么，我还能守盼什么，所有欢长并非无终竟，已后当如何。

偏让我感知许多的欢喜悲愁，又不允自抉，生命其无理也极，造物真个善作弄人。便作了木偶亦未可悲也，可悲是明晓了己之木偶身，仍作木偶事，不似木偶心。贪了不可承之欲，得尝其苦，冤理都无从说。而今，便只可向你絮絮牢骚，月儿也避了我的灼灼目光掩向云层。念天地之悠阔，纳不下一个自我缩蜷的灵魂，岂不能狭间里游刃？

情绪不觉消散了太多，是世情对我同化深至。近来已无新得的感想可以表诉，重行往复，岁月徒增，希念余烁也不若萤火，存生，止行口食之道也已，何意旁加使命。是故，我之欲求皆付枕中，梦醒，尽落纷纷。

劳事伤损，灵泉近枯，心意再莫能与幻渺的时空勾连，便是再无托愿，便是再无归念，独孑一身于迷丛里失路，似也年少玩戏摆弄的蚁虫，向时的命运，今主易换了客，非枉也。如是命定，如是兀兀以卒年。

闲定而想，突然地觉知，竟无可为，亦无所愿为，是心力空乏的绝望。啊~心中无以言词的曲转，无词的歌，以和应的唱调、以谐韵的律奏，只在脑海作无声的绕旋，只作无容的悲戚，已而终日恍恍焉。

千万端的感念，当如何成言，今已失却了巧辞，我的拙舌只作得复赘，望你莫见嫌于我祥林嫂般的絮言。我虽愿向你直陈所有心内的隐怀，然惯于自语，其言闪烁，含义晦明，对你，须得另作分说，却又分说不得，我竟又不明你是哪个了。